



The Gastronomical Me

[美] M.F.K. 费雪 著 张雅楠 译

恋味者

M.F.K.
FISH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Gastronomical Me



恋味者

[美] M. F. K. 费雪 著 张雅楠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味者 / (美) 费雪 (Fisher, M.F.K.) 著; 张雅楠 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33-0209-8

I. ①恋… II. ①费… ②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美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8297号

The Gastronomical Me

By M.F.K.FISHER

Copyright © 1943 by M.F.K.FISH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CHER&LESCH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恋味者

(美) M.F.K. 费雪 著 张雅楠 译

责任编辑: 战 丹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09-8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人们问我：为什么你要写关于食物的东西？写那些吃吃喝喝？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写写关于权力和安全的争斗，不写写爱情？

他们的口气俨然是兴师问罪，就如同我是个粗鄙而不忠的人，背叛了自己拥有的禀赋的荣光一般。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和其他人一样，我会饥饿。当然，原因不只如此。在我们看来，我们人类的三个基本需求——食物、安全和爱情——是如此复杂地缠绕混合在一起，我们没办法把其中某一项提取出来单独思考。所以在我书写关于饥饿的篇章时，其实也在讨论爱情，以及对爱情产生的“饥饿”感；写到有关温暖时，我

同时也在讲述着对温暖的爱恋与“饥饿”感，还有在饥饿被满足后心中的温暖与充实，这一切都浑然一体。

我剖析自己，告诉读者我如何在山边吃一块面包，或是在一间如今已经被炸得灰飞烟灭的房间中喝一杯红酒。同时，虽非我本意，我却也自然而然地讲述了我身边人们的故事，还有他们对爱和快乐的更深的需求。

当然，更多情况下，我会谈到碗中的食物。同时，因为诚实，我还会谈到心中的滋养品，它们可以填饱那些更广泛也更迫切的“饥饿”。我们必须吃东西。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更多治疗“饥饿”的补给品，并且给予它们宽容与悲悯，就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人类的尊严。

M.F.K. 费雪

目 录

前言

- 1 / 我的力量尺度 1 1912
- 4 / 一件要分享的事 1918
- 9 / 我的力量尺度 2 1919
- 17 / 我的力量尺度 3 1919-1927
 - 24 / 第一只牡蛎 1924
- 41 / 我的力量尺度 4 1927
- 48 / 我的力量尺度 5 1927-1928
 - 53 / 海上变迁 1929-1931
- 66 / 我的力量尺度 6 1929-1930
 - 90 / 为了填饱这样的饥饿 1930

- 108 / 我的力量尺度 7 1930-1931
- 121 / 尊贵与足够 1929-1931
- 134 / 我的力量尺度 8 1931
- 151 / 我的力量尺度 9 1931-1932
- 166 / 海上变迁 1932
- 180 / 海上变迁 1935
- 189 / 海上变迁 1936
- 197 / 定义这个词 1936
- 212 / 我的力量尺度 10 1936-1939
- 240 / 我做了个梦 1938
- 242 / 我记忆中的三个餐厅 1936-1939

255 / 海上变迁 1937-1939

269 / 海上旅鼠 1938

282 / 瑕疵 1939

298 / 我的力量尺度 11 1941

325 / 女名结尾 1941

358 / 费雪年表

我的力量尺度 1

1912

我记得我真正品尝过的第一样食物就是我外祖母从一个草莓酱罐子边上刮去的粉灰色粉末。我在尝完之后立即又想再吃一口。我猜我那时只有四岁。

那时的女人有着比今天多得多的“仪式性”家务。有时这就像是一种执著而无意识的殉道一般。这个时间该做这个，那个时间又该做那个。比如，每年有一个星期时间是女人的缝纫刺绣时间。当然，还有春天的大扫除。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项，就像是节日一般，会打乱正常的生活。而在大多数正常的生活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无论天气阴晴，经济条件是否允许，或者家人的健康状况如何。

很多女人在我看来都非常奇怪，甚至有点儿愚蠢，但那种固定的节奏确实为居家生活带来了一种兴奋感。

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家里有一对矮矮的却利用率很高的小罐子。它们在遮着屏风的门廊上，里面放着成筐成篮买来的、好且便宜的水果，从中散发着浓浓的香气，整套的锅子、长柄勺和宽口漏斗都从黑糊糊的橱柜里移到了桌子上。

那时我只知道我们去野餐时，外祖母、母亲还有厨师会像吃了迷药一般专注地留在我们那间又大又暗的厨房里，疲惫却又怀着一种胜利感兴奋地对抗着炎炎夏日和水果腐烂的全过程。

现在我知道了用来做果酱的水果中，草莓上市最早。做馅饼用的酸酸的红樱桃和可以保存的黑樱桃会来得晚一些，之后才是杏子。它们如果熟透了的话也可以做成果酱，硬的那些则可以被“搁置”——在我外祖母的语汇中，那意味着用糖处理一下，作为冬天时的早餐或是甜食。她脑海里的冬天还是爱荷华的情景呢。

外祖母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女人，或者长久以来她一直笃信，只有抱着这样的生活态度，她才能够安全地抵达天

堂。我觉得我的父亲可能和我一样，很想帮忙去装那些瓶瓶罐罐。不过外祖母带着她那种教徒式的坚决态度表明，厨房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工作，是禁止男人入内的，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她会让我掐掉樱桃柄，我九岁那年会跑去用勺子在锅里搅上一搅，不过还是不敢出任何声音，怕会被大人们发现。

不过那里本来就沉寂无声，没有人会闲聊些什么没用的话题。母亲当时还年轻，性格也很开朗，厨师也是一样……可在外祖母的指挥之下，整个操作过程都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着的……搅拌，流汗，赶进度。那真是一个悲剧。这种沉浸在浓郁的味道里的工作本该是很好玩的，我那时想。

不过，除了维多利亚晚期的禁欲主义之外，热气腾腾的厨房里还是飘出了撩人的香气，一大堆的水果不是躺在门廊里等着变烂，就是在桌子上散发着光芒，等待着被放进锅里或是装进木勺子里的那一刻。外祖母站在升腾的蒸汽中，带着一种要做出重大牺牲的表情，把一些水果的沫子撇进一个厚瓷白碟子中。我则会偶尔把手指放到那些泡沫里蘸一下，然后再放进嘴里。温暖、甜蜜、馨香。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它。

一件要分享的事

1918

如今只用几个小时就可以从洛杉矶开到麦琪姨婆位于山另一边大牧场上的家了，可我第一次去那时，几乎花了将近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那条公路足够“全年俱乐部”炫耀上一年的了，但是二十年前的那个九月，当人们以为和平终于来临时，你实在很难把那些通道称为“公路”。临近城市的路段至少还铺了柏油，但是如果你想向山间棕榈谷边的广袤沙漠再行进一些，那条路就完全变成了粗犷的土地。最后，就只剩下约书亚树间车轮飞驰而过后留下的两道印痕。

那是令人非常兴奋的经历：我和我晒得棕红的胖乎乎的妹妹安妮第一次出远门。父亲开着福特汽车，母亲和我们坐在车里。她要帮一些表亲们把水果装罐储存。

我们帮父母拿着啤酒（啤酒罐一遇热就会炸开，所以要小心些），还有一些为我和安妮以及车子准备的水。一路上我们爆了四次胎，不过父亲边补着轮胎边说这已经算是幸运了，他本来以为这么长的旅程，怎么也要爆上七八次。

牧场棒极了，里面有很多参加过战的老兵和大嗓门儿的小孩子们在捡着桃子和梨。晚上的时候，工人宿舍里会传来歌声和吵闹声。我们没办法进到他们所在的那片碧绿的苜蓿地上的围栏里：那儿有一头得过奖的公牛，长着乌黑发亮的皮毛，蹄子一直在白色的沙子上踢来踢去。

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棉白杨下的小溪边，有时会陪在厨师老玛丽身旁，看着她在腿中间夹着的大桶里搅着黄油。她把黄油分成一个个小块，而后把它们放进小溪中，溪水穿过黄油搭成的房子潺潺流去。

她还会把一罐罐的奶油也放进水里，还有铁桶装着的鸡蛋和生菜。当她把它们拿出来时——就如同用鱼网打鱼一样，会故意把上面沾着的冷水抖到我们身上，然后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父亲必须要回去工作了。母亲决定继续留在牧场帮忙储藏水果，而我和安妮则要跟父亲一起回家。那时我们既因为要离开而感到失望，又兴奋于第一次可以与父亲独处。

他后来才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想到要一个人照顾我们，几乎吓傻了，虽然家里其实还有外祖母可以帮忙。他说当我们这两个小魔头坐上了车子滚烫的后座时，他几乎是发着抖启动的车子。

可能是他先找了个话题聊了起来。我记不清楚了。他当时没有喝啤酒，也许是觉得当着两个年轻女孩儿在车上喝酒未免有些不得体。

我们在日落前就开出了沙漠，进入了狂风四起的山谷中。路变得平坦了些，旁边是随着加州棕黄色山脉的起伏生长着的橡树。我们到达了一间卖水的小屋旁，那里的大树下摆了一张桌子。

我们坐在了桌旁硬邦邦的长凳上，被四周墨绿色的光芒包围着。那次，我们吃到了我一生中最美味的一顿晚餐。

奇怪的是我们三个在和别人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说的话居然一模一样，可彼此间却一直都没有讨论过那次经历。父亲说，当时他的紧张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在他的眼中，我们两个生平第一次变成了两个逗趣的小棕孩儿。而我和安妮也都第一次感受到了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爱

着的男性独处有多么的兴奋。

（我们当然也爱母亲，但是我们和父亲都认为父母应该分别单独和孩子处上一些时间……只有父亲或是母亲一个人，这会为他们与孩子的关系带来非常新鲜的元素。）

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把父亲看做是一个平等的他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金色的山川和高大的橡树，亦是第一次观察到了妹妹胖乎乎的小手上那几个小坑坑——也正因为是第一次，我才觉得如此之感动；食物在我的眼中变成了美丽的存在，而非一日三餐的必需品。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吃了些什么了，只记得最后一道甜品。那是老玛丽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巨大的蜜桃馅饼，虽穿越了沙漠，却还带着从炉子里拿出来的余温。那馅饼又厚又多汁，里面是中午时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桃子。父亲说它们叫“皇家阿尔伯塔”。馅饼的面皮是我尝到过的最好吃的，除了有一次在伦敦的辛普森餐厅二楼吃到的热李子挞的面皮外。

还有一个夸脱梅森罐，是那种传统的像墨西哥玻璃一样的蓝罐子，里面装满了奶油。奶油依旧是冷的，这个我们很确定，因为我们知道它曾经被放到小溪里冰过，老玛丽的小溪。

父亲把馅饼切成了三份，分别放在白色的盘子上，然

后把奶油用勺子盛出来。我们接着用勺子迅速地把它吃掉了，在和母亲学了那么久怎样用叉子之后终于可以用勺子吃东西了，我们甚是喜悦。

我们吃掉了整个馅饼和所有的奶油。我们都记不得有没有分给那个卖水的老人一些食物了，然后我们继续驱车前行，直奔洛杉矶。之后的这许多年里，我们三人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再提起过那次经历，却都认定那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的晚餐之一。

也许一切只是因为它是我们记忆中的第一次而已，至少对我来说是。但无论如何，我们之所以可以如此清晰地记住它，必然还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记忆。我希望如此。

如今，人们已经开山修了公路，而我也说不清那天我们坐的地方应该是今天的哪间餐馆了。此时，我们三个人正走在比那时要老上二十五岁的路上。而八月夜晚的那张蜜桃馅饼和黄黄的浓奶油也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水分饱满，神秘而美味。

我的力量尺度 2

1919

我认识一个有着蜜糖色皮肤的美丽的女演员，她是一个“贪吃”的人，不过贪吃得很可爱。她喜欢烹饪肥腻、火辣而丰富的菜肴。

她苗条瘦弱，一双碧蓝色的大眼睛里总带着一种缄默甚至是悲怆的神情。她喜欢邀请很多不同类别的人——不过通常都是名人——聚集一堂，坐在摆满了鲜花、酒杯、小食、美国果冻、俄罗斯风味、印度酸辣酱、啤酒、红酒甚至白开水的桌旁，然后她便会端上一大锅牛尾炖锅配水饺。准备这些东西会花上她几天的时间，还要配上她